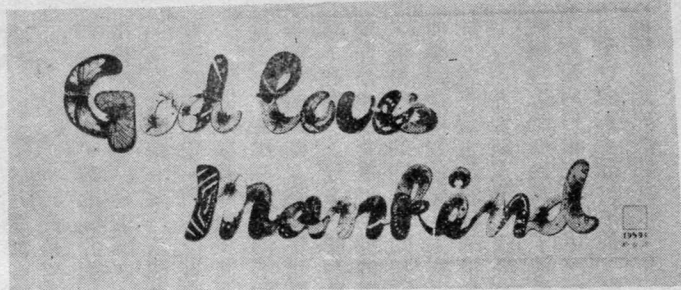


論畫蝶

羅錦堂



我國的繪畫藝術，久為世界人士所推重，就中如山水人物，花卉翎毛，歷代都有名家作品傳世，惟獨畫蝶一道，却很少有人注意；有之，也不過只是花草的一種配襯，居於次要的地位而已，並沒有獨立名家，自成門戶。

唐代陸王，以譜蝶享盛名，定代謝逸，因作了三百首的詠蝶詩，而有一「謝蝴蝶」之號。這都是由於蝴蝶具有天然的美色，光怪陸離，所以畫家以之入譜，騷人以之入詩。至於像莊子齊物論所說：「昔者，莊周夢為蝴蝶，栩栩然蝴蝶也；自喻適志與？不知周也。俄而覺，則遽遽然周也。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？抑蝴蝶之夢為莊周與？周與蝴蝶，則必有分矣。」經莊子這樣一說，無形中把蝴蝶哲理化，超人化了。有的讚它色彩艷麗，千奇百怪；有的欣賞它姿態靈巧，變化不窮。

清人所畫百蝶圖，完全以水墨設色，用線條勾勒而成，但不盡佳，因為蝴蝶除了飛動的姿態外，顏色的敷染，更屬重要，如果離開顏色，蝴蝶本來的美便無由表現了，所以畫蝶應着重在寫實而不偏於寫意。在二十多年前，日人平山修次郎，印了一本「原色蝶類圖譜」，其中所收蝴蝶，大半為臺灣和日本所產。因為臺灣蝴蝶的產量，佔全世界百分之七十以上，每年約有八十萬至一百五十萬；日據時代，多至三百萬，光復後，因山林的砍伐，蝴蝶的產量，也無形中受了莫大的損失。即就目前而論，世界各國向臺灣訂購者仍絡繹不絕，實為我國出口貿易之一大宗。尤其是羅東、埔里、日月潭一帶產量最豐，經常有人在那裡捉捕或飼養，例如世界最大的蛾蝶 (Attaea atlas)，一名蛇頭蛾，即為本省所產。又如馳名世界的潤尾鳳蝶 (Papilimidae)，亦係本省的特產之一。以上兩種，我國發行的昆虫郵票票面，都已採用過。臺灣大學凌霄教授，就專以收藏蝴蝶而著名，向有「蝴蝶專家」之稱，民國四十年，在中山堂舉行了一次蝴蝶展覽，可謂萬人空巷，交口稱譽。他藏有一種怪蝶，前後四翅，都沒有翅脈，體質細軟如絲綢，造物者的奇妙，真不可理解。

收藏蝴蝶者，除凌先生而外，還有李東園先生。李先生不獨單藏蝴蝶，甚至兼及整個昆虫，凡是臺灣各中小學校所用的昆虫標本，大都出於李先生之手。另外還有一位了不起的蝴蝶收藏家陳維壽先生，他畢業於臺中農學院，其所收藏的蝴蝶，極為豐富，經常有二十幾國的蝴蝶專家與之聯絡，相互

交換。他的蝴蝶，多半係世界名種，五光十色，無奇不有，看了真使人歎為觀止，而且其中有幾種變形蝶和雌雄同體蝶，更屬異種，美國博物館曾以五百美金的重價購買一隻，至今尤不肯，由此足見其珍貴之一斑了。

日本人對於蝴蝶的嗜好，非常普遍，一般購買收藏者，較集郵更為熱烈，最近有昆虫學家橫山光夫，印了一本「原色蝶類圖鑑」，是參考「日本昆虫圖鑑」(北隆館發行)、「原色蝶類圖譜」(平山修次郎)、「原色新蝶類解說」(山川默)、「日本蝶類解說」(林慶二郎)、「原色日本昆虫圖說」(江崎・安松共)、「原色日本昆虫圖鑑」(加藤正世)、「コンチュウ700種」(岡崎常太郎)、「日本の蝶」(江崎・白水共)、「蝶の生

活」(新村太郎)、「日本通俗昆虫圖說」(松村松年)諸書而成，其中共收有確係日本所產之蝶一百九十九種。當此書出版後，在日本本土，又發現了十餘種。實際上全世界共有的蝶類，有記錄可考者，為數在兩萬種以上，橫山光夫的這本圖鑑，因僅限於日本者，所以為數不多，我們自不能加以苛責。而且這本書的最大特色，是把蝴蝶的正反面通通印出，既便於欣賞，又便於研究。因為有的蝴蝶，反面往往比正面更加美觀，這也是造物者的巧妙安排。還有中原和郎，黑澤良產合著的「世界の蝶」(北隆館印行)，其中收有五百六十二種蝴蝶，為數雖亦有限，但有代表性的蝶，大致都蒐羅齊備了。印刷非常精美，編排極有系統，書後的解說，也要而不煩，最便於我們的研究和參考。又有昆虫學家大藏文三郎及九州大學研究昆虫學的教授，正在分頭編印一本原色臺灣蝶譜，大藏氏的底版已經製成，不日即可出書。

現在暫時丟開日本不談，關於蝴蝶的彩色印刷，其最精美者要算西德的皮照可先生 (Mr. Josef Bjok)，他們所印的蝴蝶集名「Feigende Kleinodien」。這本書是用德、英、法、西班牙、意大利等五國不同的文字寫成，其主要的雖然是在蝶類，但實際上也包括有幾種飛蛾在內，並不純粹是蝶，這或許是為了欣賞的緣故。全書用立體式印成，一眼看去，就好像蝴蝶騰出紙面，有躍躍欲飛之勢，遠非他書可比。因為本書的編者皮照可先生 (Mr. Josef Bjok)，不但是一位昆虫收藏家，同時也是一位著名的畫家，他已印成的蝴蝶集「Ornithoptera trojanus from palautan」，其中畫有一千多隻蝴蝶，完全以各種花卉配合，頗富有中國繪畫的情調，也是珍貴的蝶譜之一。

以上所談的這些書，除了皮可照先生 (Mr. Josef Bjok) 的畫集而外，其他都是標本式的，其研究性大於藝術性，若以畫蝶的藝術而論，就很小有當行出色畫家。近人憚南田，齊白石都有蝶畫傳世，可是他們所畫，往往把蛾蝶不分，在畫面上

標明是蝶，但實際却是蛾。蛾與蝶，本就不易分辨，因為它們顏色很相似，有的飛蛾，甚至比蝴蝶生得更加漂亮，若是稍為仔細研究一下，其分別顯而易見：

一、蛾的觸鬚寬而短，尖端銳小；蝶的觸鬚，長而細，尖端呈顆粒狀。

二、蛾常在黑夜有光線的地方出沒；而蝶則常在白晝嬉戲於花草叢林間。

三、蛾體肥大，飛翔力遲緩；蝶體狹長，飛翔力輕快。

這三點是蛾與蝶的主要不同，然而最容易被人忽略。青在堂畫花卉翎毛淺說的畫蝶歌云：

凡物先畫首，畫蝶翅為先。翅為蝶之主要，全體神采。翅飛身半露，翅立身始全。蝶首有雙鬚，嘴在雙鬚間。採香嘴則舒飛翻嘴則拳。朝飛翅向上，夜宿翅倒懸。出入花叢裡，未致自翩翩。有花須有蝶，花色愈增妍。渾如美人旁，追隨有雙鬚。

這首詩雖以畫蝶名篇，然觀其最後「有花須有蝶，花色愈增妍。渾如美人旁，追隨有雙鬚」。云云，可知所指並非專門畫蝶，仍然是把花蝶並重，抑且以蝶配花，為其主旨。同時欠缺的地方很多，大有修改的必要。現在把我和楊春鵬先生商酌修改後的一畫蝶歌錄左：

凡物先畫首，獨蝶不一般。開始畫前翅，主筋畫在先。斑紋先空出，填色才美觀。翅乃蝶之要，全體神采。着筆心宜細，審慎詳研。飛則翅展開，翻則翅轉旋。飛翻有佳致，蓬蓬栩栩然。翅飛身半露，翅立身始全。蝶首有雙鬚，嘴在雙鬚間。採香嘴則舒，飛翻嘴則拳。朝飛翅向上，夜宿翅則懸。出入花叢裡，未致自翩翩。傳神在兩目，配合求其安。姿態無一定，種類更形繁。黑黃為正色，變化亦多端。黑蝶則翅大，尾部長拖延。黃蝶則翅小，尾部短而圓。棲於春花者，翅柔壯亦寬。後部尾要肥，其故在初變。秋高天容薄，翅勁壯亦寒。後翅肥要狹，以其將老焉。蝶性喜飛舞，最歡聚一團。彩蝶吸甘露，粉蝶撲花前。四季皆有蝶，蝶隨

氣候遷。妙在合時宜，濃淡各相關。此中有深意，未可能盡言。

這首改作的「畫蝶歌」，只求寫實，不求句工，雖不免有續貂之譏，然亦不得已而為之，用意是在拋磚引玉，不在逞能使巧。當筆者在隨西高中一年級就讀時，即喜歡捕集蝴蝶，學習描繪，然苦於無師，終不能得其要妙。當時在甘肅蘭州，有位前清鎮守使裴建輝將軍號南谷，專以畫蝴蝶與馬，名震隴上，即以所作「裴將軍畫蝶歌」投之，此後便從將軍學畫，並沒有正式拜師，僅是時常過從的忘年而已。詩是這樣的：

南谷將軍善畫蝶，羅浮春暖玉枝歇。南谷將軍善畫馬，丹青以來無及者。畫馬畫蝶數十年，將軍之名到處傳。將軍之名傳不朽，至今已在人人口。素絹輕拂出真龍，一洗萬古凡馬空。握管飄然落彩鳳，未致翩翩香影動。蝶飛萬丈高入雲（喻將軍聲名之高），馬行千里乘長風（喻將軍名傳之遠）。我今於蝶多所好，畫者雖多妙者少。將軍於蝶多所長，圖成渾不讓滕王。君不見莊生曾為漆園叟，夢裡乾坤非我有。此身願向畫中投，栩栩長作逍遙遊。

這本是十多年前的舊詩，一字未改，以存其真，偶然吟出，覺得非常幼稚。我從莊將軍門下學了不久，即負笈渡海來臺，因為功課繁重，畫得又不好，所以一直不敢輕易動筆。後來又結識了湖北楊春鵬先生，驚喜異常，大有空谷足音之感，於是又引起了我的興趣。楊先生的畫蝶，與眾不同，除了能翻出各式各樣的姿態外，而且長於用蝴蝶畫成各種字體，不論正、草、隸、篆，都能照原來的字體，絲毫不變的畫出，真可謂難能可貴，前無古人了。至於用外國文字所畫，經常以英、法、日三國最多，我知道楊先生是出身軍旅，既無師承，又沒有進過什麼大學的藝術系，完全以個人性之所好，窮年累月，細心描繪，深得個中三昧。自二十多歲起，到現在已整六十歲了，在這三四十年的光景中，無日不日，無時不畫。楊侯人先生在其百蝶譜

（未印稿）的序中，對於楊先生畫蝶的情形，寫得很詳細，順便把它錄出，庶免我再饒舌：

古來善繪事者多矣，或尚翎毛，或長花卉，或工山水。或以工筆見稱，就以大寫見譽。再為羲之之獨好，習一物之專長；其純熟天然，匠心獨具，雖半屬於天賦之能，而亦用功之專，揣摩之切，朝夕神會以得之也。楊君春鵬，鄂北之畫蝶專家也，民三五年，於余共事徐州，其年已四十八矣，公餘興到，繪蝶消閒。恆以一蝶之微，千變萬化，姿態神情，活躍可愛。尤以着色之蝶，或白或黃，或紅或黑，顏色之淺深，筋絡之曲直，體翅之大小，飛翔之遠近，莫不極肖其生。余見其繪而慕之者久矣。一日，因戲之曰：「君殆莊周之後事耶？抑所學為莊周夢中之傳筆耶？何其構思之精，潤筆之妙；一至於此？」君微笑而應之曰：「余自幼即愛蝶，愛蝶之情，或與莊氏同。因愛而繪之，亦余性之所近，故朝夕執筆，不復知倦者，三十年於此矣。繪蝶雖小技，亦屬難能，夫蝶之種類繁多，四秀皆有就大概而分之，可為三種，即彩蝶、粉蝶、黑一字蝶是也。細而分之，不可勝數，就余所知者，已達數百餘種。蓋因地有東西南北之分，氣候亦有寒溫濕熱之別，乘地區氣候之不同，而產蝶之種類，亦因之而各異；倘研究此道，必先窮其類，否則蝶體甚微，異涉理想，即失真態。臺區千里之間，反貼有識者笑。計余自民國六年投筆，足跡所至，幾遍全國，即以愛蝶之故，見即捕之，每得奇異者，如獲至寶，即就此臨摹，以供標本。平生無師友之傳，無譜冊之習，此正恐文人畫士往往以心知其意，好奇出勝，幻想鳴高，難分真偽，不敢不慎耳。現就余所獲之蝶，已達數百種，大同小異，均各有殊點，此余三十年來經歷各地所得，絕非一時一方之所產，君欲知余所學之由，尚存筒中，可觀覽焉。

一啓筒相示，大者小者，粉彩者，黑色者，亦有余平生而未見其大者，亦有余平生而未見其麗者。楊君指之曰：此某地產也，此得自何時也，此名某蝶

也。言之歷歷，如數家珍。觀畢復以紙三層裝置，集盈滿筒，約二寸厚。由此余非獨知楊君以愛蝶而畫蝶，復知以畫蝶而捕蝶，可謂費盡畢生心力。更知楊君之所繪，雖隨便着墨，其極變窮奇，皆一本真態，絕非尋常畫家，徒憑心手者所可及。楊君見余愛慕之忱，復又取所繪百蝶譜見示，曰：此即余筒中之蝶，根據其體態度程而繪出者也。細玩之，精彩輕微，着色濃淡，與生者無絲毫之異，不過極變其飛翔上下之姿態形勢而已。余觀之久，不復知心感神移，自認爲置身粉署香國之中，見數萬金錢，隨風競舞，忘其筒存者之爲真，而紙上者之爲偽也。不禁喟然歎曰：莊生夢蝶，此爲千古獨生之幻境，而惜不能與學世同歡，今以君所繪之神妙，亦可謂獨得之幻境，而更能引人同入於幻而不自知。苟以此道公諸世人，自不獨可與古之畫鶴、畫馬、畫虎、畫竹者共垂不朽之名，亦實可使天下之愛蝶者同入幻途，而歡莊生之樂境而無窮期也。

許多人作畫，缺乏實際的觀察，完全憑自己冥想寫成，而楊先生則能潛心於實物的研究，當然是高人一籌了。韓非子外儲說篇謂畫鬼魅易而畫犬馬難，因爲鬼爲異物，誰也指不出真實面目，所以信筆摹成，絕無非議，可是犬馬爲人人所見，時時可指，畫得稍有差錯，即會遭人譏斥，但是楊氏的畫蝶，極爲逼真，確已達到了成熟的階段，而有畫犬馬之功，因此朱斐先生曾以詩記之云：

楊子畫蝶如畫象，落筆不讓毫末爽。千山萬水窮蒐羅，標本收藏滿軒幌。廿年辛苦如一日，小者如指巨如掌。鬚拳粉濕既悉辨，更以種類別土壤。始得其天會雲集，須臾而成蘇妹黨。蓮蓬翎羽有會心，名動遠邇爭歎賞。彷彿飛集美人頭，韻事開元溯嚙囊。彷彿身入長慶宮，宮人絳纓絆眉上。滕王圖本何足論，廬山五彩春心蕩。感君爲我寫羅浮，頃刻仙衣盈書幌。

我們從朱先生的這首詩裡，更可瞭解楊先生對於畫蝶造詣之深，用功之勤。
按蝴蝶產地，與氣候的寒熱有關，寒帶的蝶，

大半形體瘦長，翅脈蒼勁有力，顏色也很調和，而有一種莊雅之感。熱帶的蝶，則多奇形異彩，光耀動人，如果您只是看到畫而沒有看到真正的實物，有時竟會不相信世界上還有如此怪異的蝴蝶。羅浮山志說：「羅浮山中產蝶，五彩陸離，大者如車輪。一不知道的人以爲是故作驚人之談，其實真有相當大的蝴蝶，雖不至大如車輪，但至少也够駭人聽聞，例如在海南島，就有人發現過像洗臉盆那樣大的蝶。再如史書上的記載，在元朝中統初年燕市有一蝴蝶，其大異常，時人王和卿曾賦醉中天小令以記其事道：

彈破莊南夢。兩翅駕東風。三百座名園，一採一箇空。難道是風流孽種。說殺尋芳的蜜蜂。輕輕飛動。把賣花人搨過橋東。

風細細，相逐賣花人過橋。」而王氏此曲，開頭一句，就知其爲大蝴蝶，最後兩句，是謝詩的翻案，更能引人入勝，餘味無窮。王和卿的文名，也就因此曲而大著於時了。
又按蝴蝶種類，前面已經說過，有記錄可考者在兩萬種以上，要而言之，約可分爲鳳蝶、粉蝶、弄蝶、蛺蝶、小灰蝶、蛇目蝶等十二類別，甚至有人還分爲十五類別者。目前陳維壽先生，正在着手準備把他十餘年來漸次收藏的五千多種世界名蝶，完全展出，同時還有楊春鵬先生的畫與之配合，畫與蝶相互輝映，更爲生色，更見精彩。並且有一大批以蝶翅色彩作成的手工藝品和裝飾品，也參加展出，我們且拭目以待，逆料中一定會博得許多掌聲，贏得無數喝采的！

